

真情快递

对父母说“我爱你”

殷卫

这些年,我和父母一直聚少离多,前段时间退休下来的他们终于来我这里团聚了...

里,从我所谓的长大成人后,就很少对父母再有过去那么亲密的举动,更别对他们说“我爱你”之类的话...

城市见闻

救难基金

骆礼玉

我们的居委会在火车站旁,故常有被偷、被骗、被抢光钱的乘客来哭诉:无钱吃饭,无钱回家...

得益于报上关于合作资金的新闻报道,我们决定在小区和社会上募捐,成立“救难基金”...

第一个得到帮助的,是外省一年轻人,被抢后在马路边发呆好久,最后找上居委会哭诉...

曾有一个南方人也得过救助。打电话去落实时,他的家人言辞恳切地请我们一定要帮助他...

我们共募捐1400多元,按照意愿,循环使用可长时间帮助不少人,但实际只救助了20多人...

我们救助的最后一位受困者,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,在车站被自称老乡的骗子骗光了钱...

救难基金最终以告罄而结束,而火车站,受骗上当、身无分文而被迫流落他乡的事,却没结束。

进入腊月,已是狗年的尾巴了,我一直想为逝去的狗狗们写点东西。由于我和老公都喜欢花草树木...

我曾为狗的事情流了三次眼泪。最先到来的是斑点狗“花姐”。花姐来时,最高兴的是女儿,她告诉我们这是“101忠狗”里面的狗...

生活空间

狗殇

张艳荣

气扬地来了,又来了只小黑狗。因为品种的问题,家里有好吃的都是给贝贝,刚开始小黑还能舔点贝贝的剩饭...



而是认真地站了起来,举着酒杯对父母说:“爸爸妈妈,祝福你们健康长寿,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,我爱你们”...

亲过来拍拍我的肩膀,说:“孩子,你也爱你!”再看父亲,眼里分明有泪,过了会儿,父亲终于微笑着对我说:“孩子,谢谢你这句话,我知道了”...

三年前,我在单位很无奈地背上了一个“房奴”的雅号。说句实在话,我很清楚“奴”字代表着什么,这个雅号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...

心灵驿站

“按揭”人生

史公新

想过去跟他们打声招呼,就听见他们正在那里像是咕咕着什么。一个老年妇女说:“这个是技术科的那个小史吧,怎么年纪轻轻,就长白头发了?”...

世相百态

还等什么

孙淑忠

元旦外出旅游,和老公从海滨公园出来,见路口停着一辆轿车,轿车旁站着一位身穿名牌西装的肥胖男人...

女人将头从车窗探出来问:“到底什么毛病啊,还能不能修好?”男人说:“有个螺丝松了,拧紧就行!”女人说:“那你快拧啊!”男人指着自己那像怀孕六个月的肚子,尴尬地说:“底下太低,我钻不进去”...

男人醒醒灌顶般拍脑袋,掏出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,晃了晃,语气焦急地对过路的行人喊:“谁能进车底下帮我把螺丝拧紧,我给他100块钱。”

话音刚落,我身边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走了过去,说:“让我来吧。”

操作很简单,男孩在那人的指挥下,不到一分钟就完工。爬出来后,他就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那

人。男人刚想把那百元钞票递给小孩,却被女人叫住了:“你还真打算给他100啊?给他5元就不少了!”说完,递过来5元钱。

男人从女人手里接过5元钱,递给小孩,小孩摇了摇头。这时,看热闹的人群中,发出一阵嘲笑的嘘声,男人不好意思了,又加了5块。小孩还是摇头,男人有些生气了:“你嫌少?再嫌,这10块钱也不给你了。”

男孩真诚地说:“不,我没有嫌少,我的老师说,帮人是不受报酬的!”

男人蒙了:“那你赶快走,还等什么?”

男孩说:“我在等你跟我说声谢谢!”



图/段涛

办法跳墙,一个劲地在车后边跑,没有三五次的训斥,它是不会回去的。一段时间后,可能它感觉太孤独了,索性赖在负责喂饭的那户人家不走了。

最后养的是弟弟从老家捎来的一条柴狗,也懒得想名字了,就索性叫“柴家狗”,专门找人去喂它,但是后来发现那人又不能按时喂它了,即使我们偶尔带去食物也解决不了近渴,就干脆把它放了,做了一个流浪狗,也不会饿死,停了几天回来一看,它居然还在那里,已瘦得皮包骨头,怕它饿死,就把它赶出了院门。

过了这么多伤心的养狗经历,我发誓如果不能再养狗,决不再养狗!关上眼睛,它们活泼可爱的样子会一一浮现在眼前。现在我相信西北作家高建群的小说《远村》里的狗的故事的真实性,经过他拟人化的描述,个个充满了灵性,其实我更相信,狗一脾气,但都有一个共性,那就是忠诚!

朱载堉的问题在于身体不佳但好色,用春药过猛,导致“阳物终日不仆,遂不能视朝。”...

张居正对他很推崇,在主持编撰《穆宗实录》时称他“无为自化,好静自正,故六年之间,海内翕然,称太平天子云。”

对于朱翊钧一生,影响至深的有3个人。他们不仅教他学文,更在道德人品方面从不放松管束。

第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李氏,第二个是他的老师张居正,第三个是将他从小带大的太监冯保。这三个人学识都好,对于朱翊钧的培养又能密切配合,严明有加。

万历登基以来,张居正始终被朱翊钧视为偶像,被司礼太监冯保引为知己,被李太后当作国之栋梁。

那些美好的,崇高的价值观,几乎都是张居正言传身教给朱翊钧的,而这些价值观最终和张居正一起被颠覆。

张居正生前没人敢说片话,死后就难逃被鞭尸的命运。雪片一样的参劾信拼接而成一幅全新的张居正画像,这个张居正,朱翊钧不认识。

他不再是治国功臣,而是“箝制言官,蔽塞朕聪,专权乱政”的奸佞;他不再是正人君子,而是妻妾求荣,贪污受贿,生活糜烂的小人。

他一再教育朱翊钧不要贪恋女色,自己却蓄养了众多佳丽,靠着春药夜夜行欢;他满口节俭,劝导朱翊钧视金钱如粪土,自己却大肆敛财,据说家中珠宝古玩不计其数...

老师的这张新面孔,让朱翊钧对自己10年来所受的道德教育,产生怀疑:那是一个不幸的玩笑吗?从张居正的家中,最后抄出的所有钱物约合白银10万两,大大低于清算者的估计...

同时倒台的还有张居正生前最佳拍档司礼太监冯保,这个向来被朱翊钧尊称为“大伴”的人,竟然藏有金百两!

自己的少年时代,竟是在两大伪君子的培养下度过的!朱翊钧的性格是否在那一刻发生巨变,不得而知。朱翊钧天性聪颖,既然连张居正冯保都是伪君子,天下人的道德水平可想而知。

皇帝的新爱好,最先知道的当然还是离他最近的人。宦官们想尽办法讨皇帝欢心。《明史》说:“神宗好货,中官有所进奉,名曰孝顺。”宦官给皇帝送礼,也算得上奇闻,然而更奇的还在后边。

宦官们的小聪明却惹火烧身,万历看到宦官们竟然都有些财产,不由想出一条新的生财之路。他命人找宦官来依次拷打,献上钱来作罪,不献再打。万历十六年(1588),东厂太监张鲸遭到弹劾,并及其党羽锦衣卫都督刘守有,序班邢尚智。结果罪行最轻的小喽啰邢尚智被处死,从犯刘守有除名,而主犯张鲸,竟然任职如故,只受到皇帝口头批评。

那些美好的,崇高的价值观,几乎都是张居正言传身教给朱翊钧的,而这些价值观最终和张居正一起被颠覆。张居正生前没人敢说片话,死后就难逃被鞭尸的命运。雪片一样的参劾信拼接而成一幅全新的张居正画像,这个张居正,朱翊钧不认识。

他不再是治国功臣,而是“箝制言官,蔽塞朕聪,专权乱政”的奸佞;他不再是正人君子,而是妻妾求荣,贪污受贿,生活糜烂的小人。

他一再教育朱翊钧不要贪恋女色,自己却蓄养了众多佳丽,靠着春药夜夜行欢;他满口节俭,劝导朱翊钧视金钱如粪土,自己却大肆敛财,据说家中珠宝古玩不计其数...

连载

“一连审了十日,却一点东西都没有审出来,苏继英的口真硬啊。可惜那个被你捉住的刺客竟在莱州府招远县的县衙大牢里逃了,不然又是一条铁证。不如咱们再联名上一道奏折,先抓了他的官皮。皇上动起大刑来,看他的嘴还硬不硬!”

“纪大人,我总觉得此案大有蹊跷之处,尚需慢慢查访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,苏继英所招之事可能都是实话?可证据何在,哪一条都不容置辩啊。”

“未必。虽然苏继英作了常流贤的遗嘱证人,并帮助常流贤得到了常家庄园。可这些只能证明他与常流贤过从甚密,最多也不过是一同私挖宝藏罢了。”

“那么,刺客身上搜出的苏继英的亲笔书信,又如何解释?还有,要找姜德云作证的事,只有您、您的学生钱博堂、常家庄园的常栢松和苏继英知道。若不是苏继英暗害姜德云,难道会是钱博堂或常栢松做的案子?”

“钱博堂、常栢松?”张问陶自语道:“未必就不是他两个人做的。”

纪汝传惊道:“真是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人吗?既是如此,我敢打赌,常栢松的嫌疑最大!”

“不是嫌疑最大,而是一定是他!我已查过,常栢松与其父的关系的确很不好。如果他偶然打听到老宅藏有巨额财富,而他的父亲却把这间古宅留给了管家姜兰,而且是苏继英做的证人。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呢?”

“天掉继承人妻家父子,嫁祸证人苏继英!”纪汝传脱口而出。

十二月十三,深冬的风刮的正紧,万木萧瑟,滴水成冰。在济南府按察使司衙门的大堂上,升着几个火盆子,三班衙役分列两排,张问陶与纪汝传高坐在堂上。堂下站着一个人,正是丁忧在家的顺天府宛平县六品知县常栢松。

“两位大人所言之事,下官实在是听不懂。如果真有宝藏,我为何不等等事情慢慢平息之后,徐徐取之呢?却要嫁祸于苏继英,将事情弄大,自取其祸!”

张问陶厉声道:“苏继英被捕之后,你便可将宝藏独吞。狼子野心,何其毒哉!”

“你说我嫁祸苏继英,证据何在?”

“好,我就让你看看证据。来人。”张问陶喝道:“将水抬来。”